

晉

書

二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咸瞻 字脩 放裕

稽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曇 弟聘

光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簞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

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
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
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
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
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
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
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
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
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
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
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
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
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
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
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
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
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
瘠骨立始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
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
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
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
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
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常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
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旣不
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

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咏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无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習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

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慕

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无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无競如此東流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禮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旣无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无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无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選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郝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寶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

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乎
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
兩小簍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
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
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至
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
州刺史劉覲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
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无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
以爲无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
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
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
褰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

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无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
常自得于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
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
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于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
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
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
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
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鷺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
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
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少與字並知名中興除太
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庾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

晉書卷之九
五
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
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
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
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
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
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
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
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
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
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
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
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
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

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
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
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
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
博學論難甚精常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旣畢
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
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无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
曾有好車借无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
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
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
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
高也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
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

守晉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无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无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躰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无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无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

心无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任心无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无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无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徃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

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羞執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无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无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于機宜无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无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无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毀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

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
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人之
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无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
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實耻訟寃時
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鴈厲翼北
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
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
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
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最將來无馨无臭
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
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
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龍也
不可起公元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
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
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
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見影
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
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
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
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
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
焉復作聲无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
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

晉書卷之九
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
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
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
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
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
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
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
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于絲竹
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
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
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
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
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
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天而長

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
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于位
二子純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
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
初不以家產有元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
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常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
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
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元
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
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无轍迹

晉書卷之九
居无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上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糟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无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无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无忤容既舍之又无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

不服其遠暢而恬于榮辱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常挑之女投梭折其
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愀然長嘯曰猶不廢
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於
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
開戶鯤憺然无懼色便于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
後此亭无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
去職服闕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无勸惟歎謝長
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无砥礪行居身于
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于朝野鯤知不
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主
尼阮放羊舅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常使至都明
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常謂鯤子尚曰
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于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

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麓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鼙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旣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无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

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无虞矣公若入朝鯢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鯢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更數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罪罪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罔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鯢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
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
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
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
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詔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
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
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
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
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
人宴于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
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

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瑩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乱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无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車人所畧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綰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乱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

婦有一子无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昺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昺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昺任達類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委伯而昺爲黠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昺爲右長史昺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昺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

舅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舅避
峻舅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
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
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
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
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
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鐐
復百餘度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
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无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
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
極法于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
命王導又啟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
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

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賜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于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躰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无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无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乱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

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抚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躋无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于人猶大樂无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无窮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于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

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无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御撰

曹志

庾峻

子珉 散

郭象

庾純

子專

秦秀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抚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于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雍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畫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

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
歸尋按還奏曰按錄无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
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
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无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
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可
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愴然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
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
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
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
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于譎而不
正驗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鵲鴉同日論哉今聖
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榦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
不克自義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

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冠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哀歎曰魏顗不從乱以病爲乱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乱乎于是謚爲定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覬齧者恐傷人不貨于市及諸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常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徃候之林常就乘學見峻流涕良

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
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女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
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
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
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于峻峻援引師說發
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
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
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
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
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
妨化以无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
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
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
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

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
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
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
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
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
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
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
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
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无能出其右
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機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
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
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
報矣其求不已又國无隨才任官之制俗无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
无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

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无退大人
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惠
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數雖
以爵祿使下臣无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无窮武之悔也臣愚以
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
士无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
无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
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
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
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
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
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
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興爲
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

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无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歛以時服二子珉歆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數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歆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

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
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于元初兮侯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
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天
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凝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
蕩而无岸縱驅于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于朝生兮億
代促于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
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
也非賦所盡若无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无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
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數常靜默无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
祭酒時越府多僞異數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
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
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
盡矣數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
奏之散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時劉輿見任于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散縱心事外无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異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衆坐中間于散而散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于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散交散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散曰卿自君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

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克姦佞與任數共舉克西鎮關中克由是不平克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克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克之先有市魁者克純以此相譏焉克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克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克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克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克曰克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克克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克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克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克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譏遂至荒

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无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克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无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習常人之失

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
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叙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
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于色養則明君不
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
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
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无歸之勢峻不
得歸純无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
鄧良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
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于禮法外處其貶默斌愚以爲非
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
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赦斥以明國典聖
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无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
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戍申詔書旣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
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

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无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于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置典禮无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戾爲子卽爲罰首也石奮期願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効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于父原始要終齊于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内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接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

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
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
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无異
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长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礼者
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
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礼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
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礼律不
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耻不伸于盛明之
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
今釋之定國得揚名于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責人
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于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
也大晉依聖人典礼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
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
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

將軍荀貶于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取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貶坐免官初貶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貶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貶以爲愧恨至是毀純貶旣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專

專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願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勲睦親顯以殊礼而魯衛齊晉大啟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抚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芟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礼三公无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

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瑒等奏專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无諱請收專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濫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惡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

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礼耳丘明有言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
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傳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
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
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
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
之傲莫大于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
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
于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啟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
已齊之史氏乱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徵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
畏強盛而不盡礼管子有言礼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无貶是則帝室无正刑也王公
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乱肆

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
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克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
親者曰克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
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无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
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
濬克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克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克
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克薨秀議曰克舍宗族弗授而
以異姓爲後悖礼溺情以乱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
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无父子耳又按詔書自
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
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礼蓋可然乎絕父祖之
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乱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
之勲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无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
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无

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于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彞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于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噐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
甫三爵醕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瘳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御撰

皇甫謐

字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无度，或以爲癡。嘗得小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侍於窮而不』」

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
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
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
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
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
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二
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
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
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損則至堅矣夫唯无益則
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
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

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錢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

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眞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廻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

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邈邈立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无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賔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

衆品仰化誕制殊徬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
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无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无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
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
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螽蟴種親而
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損義放誠一虛
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
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二皇
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
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
也欲芒芒而无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日章不欲
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
者以動成好遯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

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
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
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
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
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菜志邁於江岑君平
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
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
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
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
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
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
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
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
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
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
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
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

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
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
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
曰臣以厄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
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
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
无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
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
悶加以咳逆或若溫虐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
劣救命呼嗆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
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
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
況臣糠粃糲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
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

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无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呈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急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躬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謚沈靜履素守學

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无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竟无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

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无知則空奪生用損之无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无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捥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无欲雖无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无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纒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損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

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
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
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
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種樹木削除使
生迹无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无怵惕千
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焉愛之至
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柩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无問師工无信卜筮无拘俗
言无張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
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
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
魂而有靈則冤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
難違幸无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
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

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立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无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

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
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
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
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胃兮氏仲
壬之洪裔數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
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大虛而遙曳戴朗月
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璫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
華電之煜燦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
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
遙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
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
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
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畧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
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

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无央兮四節環轉
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矣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歎
聖哲之永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
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
而投輿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
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
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
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
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廋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
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
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嶠兮掇芝英於
瀛濱揖太昊以假憇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
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韡
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

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戲蒼群
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馭天馬而高馳讒
義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
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
徃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
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
金室兮采舊聞於前脩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
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龜兔於月窟兮詰姮娥
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
凌固陰之所瀟探龜虵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
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倂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
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眷兮頽玄黃於
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
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

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跼肆暴
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
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
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以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
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
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
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颺颺而遐遊
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惇惻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響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
於九乾陳釣天之廣樂兮展萬彛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
弧翔其斯彎睨羗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
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轡輶輶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
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棟而進時兮文
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

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
徽霍兮仰流旌垂旒焱攸攸截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僭僭而方
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
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
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
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
而映蓋蹈烟煴兮辭天衢心闇曷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
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
然兮識窮達澹无思兮心恒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
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
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
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
脩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
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

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巘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无忤求之於身則无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譴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躬湯

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
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簞門不逮異物雖有
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无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
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
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
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惟
鞠凶龍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
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
斯獲抚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勲委命
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
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
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叅乾兩離陶化以
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无虧洋洋四
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

景承正受朔龍馬駢駢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
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
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
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
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
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
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
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无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无所容
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
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
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
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

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
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
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
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无
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
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
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
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
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
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
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
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

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
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喪之文而
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
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躬云諒
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
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抚之重以宜奪禮葬
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
以成人之禮則殯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
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
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
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
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
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相

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東晷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晷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晷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晷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晷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

泰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哲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
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筴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
退不慕榮利作立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東哲閑居門人並
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
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无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
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
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
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峙替朗通微
治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
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
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
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
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紆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

盡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
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埴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旣積而身困
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无反難得易失先
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濱
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楷儒學自
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
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
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
昔元一旣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鰈赴鰈
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
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无貴賤
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
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

爲羣而耻爲七人之疇乎且道暎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
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
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遊魏我之宮夕墜
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
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匱
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
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
備整主无驕肆之怒臣无整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
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
无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
其志也蓋无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
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
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
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惟

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糴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興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无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雖聖籍之荒芜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无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瑯華召哲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霖霖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

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蔗菰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无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无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滂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

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
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
以其雲雨生於畚耒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隲而黃潦臻滎
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
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
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
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
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
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
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
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
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
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

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上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贇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

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

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駢騑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无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鏡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篤故无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贊虞卞玄仁並謂

足下應和鼎味可无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辟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湛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

且志通公羊而徃徃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亦无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東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

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篚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
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
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御撰

邵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邵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及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于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

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僥倖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

人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无譽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无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宦者无關係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係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

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
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
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
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
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事紛亂于私則汙穢狼
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
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
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无已誰止
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于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
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
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
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
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

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无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隋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

晉列傳
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无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无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叅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于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

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
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聞喻朕志
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元
不聽遠无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无窮而典垂百代故
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
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
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
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
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冶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
本于和而禮師于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畧
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
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急鄣塞不設而令
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

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无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克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

胥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于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无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猶農者之殖硯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于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无以成也夫賢才之畜于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

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于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无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遭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

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之于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无儲誠在于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无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

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
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
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
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諡吳黃門郎
譚期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
慧有口辨爲隣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
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
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
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
在上物无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
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
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于其黨黨言雖非
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

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无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賈誼笑于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曰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于帷幄清風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漢帝卷干戈西征羌蠻慕

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于饑渴用人疾于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服化无携貳之心而吳人超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无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

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
可消鋒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
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无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
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
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伐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
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无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
爲田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于散樂休風未
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
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將就无爲而又
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
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
今誠風教大同四海无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
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道四達
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无施適足

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无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天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无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无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无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南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无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于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于仄陋拔賢雋于巖穴君吳楚

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于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東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于君臣失位國亡无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闕爲郟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

別軍擊水都督孟徐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无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珣于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

譚无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无賛事之功拾遺无補闕之績過在納言聞于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食无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怛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怛毀譚于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于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

淮南表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遜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蓑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珣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于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于求賢邁軸有懷于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

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
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
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烏路曾飛龍津派
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列傳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晉書五十三

御撰

愍懷太子

子彪 臧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閭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嘗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

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懿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于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麵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于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于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

璵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于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于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

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麕犢車澹以兵仗

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如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

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

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恠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惇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

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于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于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于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髫鬣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

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沉裁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
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寃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干主
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
後始寃寃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
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
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繢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
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
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
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
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
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
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
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
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期謚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旣深詒厥之謀天
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
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
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旣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
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
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
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于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
恢掇蜂構隙歸胙生災旣罹凶忍徒望歸來

列傳第二十四

平晁昱五十四

陸機 孫秘

弟雲

雲弟號從父兄壽

御製
宋氏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聖母偏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湯丘父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群風驅能罷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勦力然比日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衿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莠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翼易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
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耜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
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
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象逸軌獻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西轡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
於丘園旌命爰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耳臻志士晞光而景移焉異人輻
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魚臯關呂蒙之疇入為心腹出
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正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
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
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品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博以風義舉
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
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俘鄧

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揖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族武步原隰謨臣盈
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澣之心豈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
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
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
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芑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
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溪東
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
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炎焮而奮雷庶盡規於上黎元
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
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雲奇玩應鄉音而赴輜軒騁
於南荒衝輞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
矣太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王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太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朝左丞相陸凱以寒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獨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去朋之虞虜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云輶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豈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聲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孫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

士之等故魚肅一面而自託士燮家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
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
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群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
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
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
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
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
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

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
械以御其變天子摠群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
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
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
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
江介築壘遵諸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
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規生路
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
謀兆吳興廢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皇襄日之師廣州之亂禍
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復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
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

由焉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脩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草萊未下鹽政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粲忘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班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囡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主潁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最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愚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固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黜辱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子嘗遭雍門以益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自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

居伊尹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袞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顛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愍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號食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

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尖端賢愚所共有而遊于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勛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匱之豐畧積成山獄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

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
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
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
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
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
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
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思篤樂遠則直愛深故諸侯享食土
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
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
體辭難而旂簪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昭夏后之鑒公且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且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大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去廟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且故國真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鄉食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興衰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去朋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諸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
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
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違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偏網
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
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五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六萬國新都襲
漢易以拾遺也光武中興纂七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
疾僅及數世數充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地自
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八臣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允
鼎族據其天邑鉦鼓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漢階九闢
暫擾而四海已沸一〇壁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
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

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却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常金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襄陵百度自悖鬻萬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止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

以二理貫秦漢之典故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卅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舍官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黑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憂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模皆死之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

晉書卷三十四
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
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
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致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致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
闡郝昌公師藩等皆致所用與牽秀等共誣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
其多機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
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復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侍帷
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
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
十三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
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
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
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
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賈慈字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鄉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武威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之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縷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

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
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蓬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事
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
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三價人有見殺者
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
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
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縣稱為神明郡
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
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
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
厚戒黜奢省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
已成風雖嚴詔屢書且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
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
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

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
一且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
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
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曰愚以聖德龍
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比清廉淑慎恪居所
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
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者忠公足稱大目所
闕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
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
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
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
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云愛才好
士多所宜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

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
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三代大晉建皇崇配地區夏既混禮樂將
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
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
輿拙垂置於秘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
數其藻探微集逸思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令奇宰府婆娑公門
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棠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若盤
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
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嚴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
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
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
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
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固以雲為前鋒都督會稽誅轉大將軍
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致欲用其交為邯鄲令左長

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敎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敎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于漏刻太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

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无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于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辞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无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主弼冢雲本无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佐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李
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
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
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方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
娛賓九思直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
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
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无道
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
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
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乱猶顯意不忘
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无所云補從容保寵此
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
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
年啓寤矣大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貞潔不

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
勅所在以礼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爲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
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
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
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
吳運文武并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擢器且其承俊乂之
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其金陵畢氣君移國
滅家喪臣子矯朝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六碑雙龍
巢傾西鳳激浪之心未騁遠骨脩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蒼翔
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
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曰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諂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大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豈累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列傳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